



对谈现场。从左至右：毛尖、刘擎、辛飞、詹青云。

1993年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人家说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就自然会好的。其实物质发展不是精神发展的充分条件，它只是必要条件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我们仍然需要人文精神。这个世界不能只按照成本利益，按照工具效率来看，而应该把人当作有情感的人，有关怀的人，有对真善美追求的人。而这一切它可以是细雨润无声的，我们需要这种滋养人性的人文。但是作为学术追求的那个学科，我觉得确实要少而精的人去做就好了。



詹青云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

文科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活下来。像法律，相比哲学、文学这些，就是一个很庸俗的文科，是需要现实和理想之间做一些妥协的。

我的好多同学他们今天在做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工作，在大科技企业里面做法务，要回答一些人类从来没有回答过的问题，比如说AI的法律责任如何划定？平台收集人的信息，它的隐私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？你要回答这些问题，要退回我们当年读法学院的时候，最没有人选的法哲学，用根本性的思考去回答的，而不是大家当年很热衷去选的税法、公司法。

你说那个纯文科的、那些关乎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、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，这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，但是书斋里的学者要学会把这些东西用到现实世界的碰撞里，而不是停留在纯法哲学的思辨里。

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，去区分文科和理科是非常粗暴的，大家需要的是跨学科的知识，就像严飞老师搞社会学的研究不需要学大数据吗？不需要学特别复杂的回归分析吗？肯定需要的。一个理工科的人不需要一些基础的经济、心理学知识吗？他也需要的。民